



最“薯”人间烟火

莫爱蓉/文

番薯叶炒米面

小时候，我家有一块不大的菜地。母亲会随季节变化，种上不同的菜蔬。我最期盼种番薯。

春天，母亲买苗、压枝。番薯苗长得很快，还未到夏季，就已开花散叶，番薯叶密密匝匝地铺满了菜地。母亲喜欢烧咸酸口味的食物，便叫我们去摘番薯叶，用来炒米面。

摘番薯叶是件有趣的事。我们提着篮子，三步并作两步跑向菜地，直奔那片绿油油的番薯地。我们挤进密密匝匝的番薯叶中，挑选叶片最大、叶柄最长的番薯叶，不一会儿就摘了半篮，足够炒一锅米面。最有趣的是用番薯叶打辫子。挑一根长叶柄的番薯叶，从顶端往下折断半厘米，脆生生的叶柄断裂，轻轻一撕出叶皮，再往下折、撕，直到叶片处，一根番薯叶长辫子就做好了。把它挂在耳朵上，就是长耳环；系在发梢，就是绿辫子。玩够了，我们挎着篮子，晃荡着绿耳环、绿辫子，等着妈妈用番薯叶炒米面吃。

炒这道菜无需太多佐料，花两毛钱买点肥肉熬成油，抓一把鱼饼就足够了。薯叶清香，鱼饼鲜香，炒面干香，简单又美味。就着一碗白米粥，我觉得这是非常美味的午饭。

番薯羹

九月份，番薯成熟。我跟在母亲身后挖番薯、

捡番薯。番薯藤和叶老了，就送给阿婆喂猪。番薯则用来早晚烧番薯粥，午时烧番薯饭和番薯羹。把番薯切丝晒干，也可以用来烧粥煮饭。

番薯可以配白米饭，也可以配猪肉咸饭。番薯猪肉饭咸中带甜，让人胃口大开。但最好吃的还是番薯羹。番薯羹与箬山的鱼羹、肉羹截然不同，是一道实实在在的山货与海鲜碰撞的杂烩羹，是我儿时最美味、最日常的午饭。

取一块番薯，去皮，切成六七厘米的长粗条。再备点鱼饼、猪肉等佐料。热锅起油，将佐料和番薯条一起大火翻炒后，加少量水慢烧几分钟。待番薯与佐料快熟时，再加水。水开后放入面条，与锅里的杂烩一起烧。最后放入青菜和虾，一锅番薯羹就烧好了。盛一碗番薯羹，不急于吃番薯、面条或佐料，先吸一口汤开胃。这口融入了番薯的汤汁别具风味，因为番薯的甜味已完全融入汤中，入口咸甜各半，相互牵制。咸味突出了汤的甜味，又抑制了甜腻。喝着，感觉咸中带甜，甜中透咸，恰到好处，令味蕾愉悦。番薯淀粉和细小的番薯粒汇入汤中，与各种佐料的香味融合，使汤不再是清汤寡水，而是馥郁饱满、味道厚实。喝罢一口汤，再夹一块番薯蘸汤吃，番薯味也丰富多样。然后夹一筷子面，吸一口汤，一起“嗦溜”下肚，别提多有意思了。一碗番薯羹不一会儿就吃完了，一碗不够，再来一碗，吃得肚子圆滚滚才心满意足。

儿时的这道番薯羹牢牢占据了我的味蕾，令人难以忘怀。那时佐料少，家里有啥就放啥，有鱼饼就放鱼饼，有鳗鲞、虾就放鳗鲞、虾，没有就不放，感觉都好吃。工作后，我基本吃单位厨房的菜。现在，好多人不屑于这么吃番薯。二三十年过

去，我与番薯羹久违了。那日看见番薯，我忽然想起番薯羹，就顺手买了几块番薯，告诉孩子，我要烧一道我儿时的家常美味让他见识见识、品尝品尝。于是，我重启儿时记忆，番薯照儿时那样切条，佐料多了几样，有香菇、鳗鲞、鱼饼、猪肉、虾和青菜，用碱面当主食，烧了一锅番薯羹。孩子觉得好吃，我拍照发至朋友圈，勾起了一些老石塘人的怀旧之情。

憨憨番薯烧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番薯以它的盛产和价廉养活了很多国人。憨憨以它谋生，养活了他的家人，还买了房。

憨憨是我邻居的绰号，估计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看其名，猜其人，“憨”形容傻、痴呆、笨，也形容朴实、天真，如“憨实”“憨痴”。憨憨或许两者兼有吧！

憨憨不是讨海人，是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他家境不富裕（那时家家都不富裕，但他家似乎更不富裕），长得有些寒碜，瘦骨嶙峋，古铜色的面颊，一颗大板牙突兀地跳出上唇。

“番薯烧哦……”番薯烧在闽南话里是番薯滚烫的意思，这是憨憨留在我脑海中最深的记忆。番薯季是憨憨最忙碌的时候。箬山没有番薯卖，他便翻越牛栏葛岭到上马或更远的地方买番薯，挑回家贮藏、贩卖。

焖番薯不同于铁皮箱烤番薯。把番薯洗净，整块放入大铁锅，用大木锅盖盖紧，不加水，用柴火慢慢焖熟。木锅盖完好地锁住香气，慢火焖使番薯更加柔软绵甜。

憨憨的番薯就是这样焖熟的。一大早，憨憨和妻子就挑拣番薯、洗番薯、焖番薯。到下午两三点钟，憨憨就挑着一铁锅滚烫的焖番薯，走街串巷吆喝着卖。

“番薯烧哦……”憨憨的吆喝声略微嘶哑，很简单。闻声，我便跑出门，见有人买，就和邻家小孩一起围观。有人买，憨憨就卸下担子，掀开锅盖上围着的棉衣，再掀开木锅盖，白烟袅袅，浓浓的香甜味扑鼻而来，一锅金灿灿的番薯就展现在眼前。那味、那香，让人馋涎欲滴。

下午五六点钟，憨憨卖完番薯，挑着担子回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憨憨挑着担子吆喝着“番薯烧”卖番薯。在我初中毕业那年，忽然听说住在街上做鞋子的梅生家卖房子，买主居然是憨憨。这出乎所有外笪人的意料。父亲跟我说：“你看，憨憨挑担卖番薯，都能买街上的房子。只要勤、俭，还有什么不可能呢？”

当然，番薯的烟火味不仅仅在于一盘薯叶炒米面、一碗番薯羹和憨憨的家事。“石塘名菜，番薯全块”形容的是箬山、石塘一带独特的番薯系菜肴。炒绿豆面、苡薯粉、薯粉圆、薯粉夹、鱼丸、鱼羹等羹羹汤汤丸丸，都离不开番薯。吃着嘴馋，说来话长，让我们慢慢回忆和品味最“薯”人间烟火吧。

烟火中的诗意： 女人街里的趣味小地名

江文辉/文

一条老街，一半烟火，一半诗意。箬横镇女人街这条古色古香的百年老街，历经2018年大规模修复后，斑驳的老墙、青砖重现光彩，沧桑的飘檐、椽梁焕发新机，正以沉淀的光阴为琴瑟，向市民、游客弹奏着一曲又一曲江南水乡之歌。

女人街原是箬横老街东新街的核心区。百年间，它得以留存。如今的女人街不大，从东到西不过千步，由南及北仅容纳百家门面。然而，就是这么个小地方，靠着经营妇女、儿童服饰鞋袜等生活用品声名远扬，更让缸碰弄、杏春墙里等印刻在当地人集体记忆中的小地名鲜活起来，成为亮眼的打卡点。

缸碰弄：小弄堂里抬出百斤缸

提起女人街的小地名，首先就想到缸碰弄。这个名字起得奇怪又引人遐想，年轻一辈走到这里，都会停步琢磨一番。

缸碰弄，顾名思义与缸有关。其得名源自特定的地理环境。它位于女人街回字形街道东边中部，呈东西走向，东起新捞的木城河，长约20米，宽度基本一致，最窄处仅能容纳五六个成年人并行。

据当地居民描述，民国时期，这里是南北货交易走廊，孕育出许多行当，如卖缸行。当时新捞的木城河还未出现，卖缸者只能从西侧的木城老河（即如今已回填成陆地的中兴南路）将缸器抬来。

新捞的木城河开通后，这里的卖缸生意已颇有名气，日均交易量可观。于是，卖缸行贩从新捞的木城河源不断地运进缸器，经这条弄堂抬到女人街上叫卖。因弄堂狭窄，抬缸时总与两侧房子的青砖墙、石板墙磕碰，发出时而沉闷、时而清脆的声响。久而久之，人们便称这里为缸碰弄。

那缸碰弄到底抬过多少缸、多大的缸？经广泛走访，只能得到一些模糊的说法。长期居住在此的老人们回忆，以前缸瓮流行时，这里几乎每天都有缸器交易，大部分缸器较小，偶有特别大的。

相传有一次，有顾客定制了一口百来斤重的大缸，船运到岸边后，无法直接抬进来。后来喊上十多名汉子，用滚木前拉后推，一路“叮叮当当”地挪动，才搬到位。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缸器行业式微，这里渐渐被其他行业取代。如今，除修复的缸碰弄牌坊外，留下的印迹只有两侧斑驳的墙体及部分地面老砖。

杏春墙里：红色记忆与街巷变迁

与缸碰弄相对的杏春墙里，也是一处值得讲述的地方。这个和东新街一同诞生的老建筑群，虽已失当年四合院的全貌，但仍能看出其雄踞核心的一面。鲜为人知的是，它还是箬横最早传播进步思潮、开展红色革命的地点之一。

杏春墙里是乡贤江长卿创立的四合院落。江长卿号杏春，据《箬横镇志》记载，他“曾盈田百亩”，并主导推动了东新街的建立。

民国元年（1912），邑内富绅江摇甫在东新街一带创办江泰济当店，与数里外的太和当形成犄角之势，“知名于台温六县”，前者俗称“小当”，后者俗称“大当”。在此基础上，江长卿等盘峰江氏宗亲扩建街区，未几年便全面落成。

江长卿接过江摇甫的当铺，延请梁平等入创立私塾，以门坊将墙里与墙外相隔，当铺在坊内，坊外是篾器漆物等的交易场所。

外面嘈杂，里面安静。这种独特的氛围为进步思潮的传播和革命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极好的契机。

从现有宗谱、遗文及群众口传资料可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箬横籍革命烈士林林、周尚文、江浩等，均曾在杏春墙里开展革命活动。

抗战时期，为保护杏春墙里的资产，四合院进行了改建，在外墙高处设置了防御性的炮台。

1949年6月9日，原国民党护航队王相义股匪数百人从北港上来侵扰箬横。数名温岭县大队战士利用杏春墙里的有利地势，多次击退来犯之敌。后在箬横各方力量的斡旋下，王部退去。

两个月后，箬横区公所建立，杏春墙里成为区公所的一部分。后历经多次改建，先成为箬横小学的一部分，后改为粮管所，最终被分割划拨给周边群众，形成了今日的面貌。

除了这些小地名外，女人街附近还有绿豆面（漏斗面）行等充满趣味与乡愁的地名。

如今，女人街上的门面店铺比以前少了许多，吆喝声时断时续，但整齐划一的建筑风貌仍能勾起箬横人的集体记忆。不少年轻人结伴探寻街面上的小地名，向孩子们讲述背后的故事，就像老一辈曾经向他们讲述一样。

也许，这是老街馈赠的另一道烟火风景；也许，这是小地名留存的独一份诗意价值。

蝴蝶是这样飞进书本的 (组诗)

●沈文军

在漩门湾，我看见成群的蝴蝶从海上飞来

它们落在油菜花上
落进树林的缝隙间
有些飞着飞着，就从天空的逗号，变成了句号

它们飞过田野时，田野张开口袋
飞过湖水时，湖水把倒影叠了又叠

我不知道哪一只梁山伯
哪一只祝英台
它们飞得太快，把传说甩在身后

云雾散开时，阳光刚好翻到我摊开的那一页
一只蝴蝶收拢翅膀
把自己轻轻夹进了书页

开在心中的花

浪花涌来时，油菜花正黄
像媒婆领着满坡的春意
替泥土递出祝福

外公捣年糕的雾气里
藏着雪花的形状
外婆从稻田直起腰
发间落满稻花的碎影

父亲敲打铁器，火花溅到裙裾上
灿亮了一下就灭了
母亲摇动补鞋机
线脚在鞋面上
走出一朵朵细密的花

多幸运，他们开花的时候
从不说自己是花
我却默默嗅到了那些醉人的芬芳

草帽带来春的消息

在郊外，田野仿佛是
吹着笛子的空调

它翻滚土地，是豹
它的光伏，电波似麦浪

我吸着清新的空气
一顶草帽，就像

是一个世界，树木葱茏
鸟鸣啾啾，花被

拥挤成植物园
我戴着，春潮汹涌



旧时光里的温柔

李虹/文

我出生那年，父亲还在部队服役，家中只有母亲一人操持。那时我们在乡下，母亲既要忙家务、下地干活，又要照顾襁褓中的我。初为人母的她，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无奈之下，刚满周岁的我，被母亲送到二十里外的外婆家寄养。

外公外婆有四个女儿、两个儿子。当时二舅和小姨还没成家，小姨只比我大七岁，还是个孩子。

我的童年，几乎都跟在二姨身后。有时我跟着外婆去田间，看她弯腰劳作；更多时候，我和邻里小伙伴在村头巷尾疯跑嬉闹，日子简单又快活。

外公是位手艺精湛的老木工，一生偏爱古籍。等我稍稍懂事，能听懂故事、明白事理时，他便常坐在竹椅上，给我讲《山海经》里光怪陆离的神怪传说、《聊斋志异》里的奇闻逸事，还有《水浒传》里的英雄豪情。兴致浓时，他会握着我的小手指着书本教我认字，陪我拆解鲁班锁，或是在木工房里为我削制木枪、木鸟等独一无二的木制小玩意。木屑纷飞间，藏着最踏实的爱和温暖。

外婆是个闲不住的人，农闲时就接编草帽的活计贴补家用。我天天守在她身旁，看她手指灵巧翻飞，草绳在她手中变成规整的帽檐帽身。久而久之，我悄悄学会了。一老一小常常相对而坐，指尖共舞。外婆一边编草帽，一边慢悠悠地给我讲戏文里的故事：《杨家将》的忠勇报国、《五女拜寿》的人间冷暖……那些婉转的唱词与道理，伴着草香，一点点刻进我的童年。

二舅是个时髦青年，最爱听歌，总穿着一条亮眼的喇叭裤，跟着录音机扭着胯，高声唱着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热情又鲜活。小姨文静爱看书，我至今记得，她常捧读琼瑶的《窗外》。那时我识字不多，“外”字是外公教的，“窗”字则是小姨一笔一画耐心教我认、教我写的。

外婆家的院子，是我童年最美的乐园。院子里有一棵梨树、两棵橘子树，竹篱笆围着一方小天地，还散养着一群鸡。鸡从不圈养，它们总是自在地从竹门进进出出，在泥土里刨食嬉闹。我几乎没见过外婆特意喂食，可它们总是毛色鲜亮、健壮活泼。梨树和橘子树年年硕果累累，果子从不拿去售卖，摘下来自家吃，还会分一部分给邻居家的孩子，分享总是如此快乐。

时光流转，到了上学的年纪，我离开外婆家，回到父母身边。岁月匆匆，我家立业，四处奔波。可每每想起童年，心头最先浮现的，依旧是外婆家的竹篱笆、飘香的果子、外公的木工刨声、外婆的草帽与戏文，还有二舅的歌声、小姨的书本。那些不慌不忙的旧时光，像一颗裹着蜜糖的果子，藏在岁月深处，无论走多远，想起便觉甜蜜。

如今，我常常带着女儿回老家。尽管外公外婆早已不在，舅舅和姨妈早已自立门户，但院子里的梨树、橘子树依旧枝繁叶茂。我仿佛还能看见鸡群悠闲地踱步。

有时，我会跟女儿提起当年外公给我讲《山海经》故事的情形，也会聊起外婆教我编花样草帽的往事。我只想把那段温柔的旧时光，与我的孩子分享。

那段烟火气满满的童年，足以温柔曾经曲折幽暗的岁月，足以温暖我一度历经沧桑的心。这里，成了我永远的回处。

春

●金利英

进入春天的路径很多
比如，桃花，绿柳，流水
或是流水中
那些不灭不息的颤动
或是绿柳之下，一场风
一个酒窝

那么多敞开的前程
你只站在春风中，花瓣一样单薄
目光里荡开层层涟漪
被一句话牵住

无须转身
你的倔强就是春天
最柔韧的一部分

回家，与海鸥 来一场对话

●孙连忠

跳跳鱼爬向渔船
把海岸线拉宽数百米
老海钓处，已架起跨海桥

沙滩依次回潮
两个孩童在滩涂上
捡拾岁月漏下的光

海鸥盘旋
街走你指缝里的咸

童年的你
就在这片海滩
提起一尾小鱼
双手紧攥，随风回家